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七回 賢皇后重慶承恩

卻說嚴嵩在殿上，聽得海瑞與帝之語，誠恐特降恩旨，把太子赦了出來，仍居儲位，則己女之寵就衰矣，隨即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「前者皇子與張氏有罪，被廢已經數載，天下臣民皆知。陛下不宜聽海瑞之言，致有出爾反爾之譏。此必海瑞勾通長門，因此乘機巧說，以圖蠱惑，望陛下速誅之，則天下幸甚矣！」

帝笑對嵩說道：「卿有子否？」嵩道：「臣只一子。」帝曰：「朕欲卿子代朕子幽禁數載，卿願否？」嵩道：「臣兒無罪，不得入此幽宮。」帝笑說：「可知道又來了！你子無罪，故不得入此長門。豈朕子有罪，合當長禁耶？丞相勿再言，且退。」嵩慚愧而出。帝即令內侍持節赦皇后、太子出冷宮，另備宴於綺春軒，父子相慶。諸臣隨駕回宮，各各散出。嚴嵩急急回府，再作計議，自不必說。

再談張皇后與太子自從貶入幽宮，不覺四載。母子二人，日夕惟有對泣而已。幸賴有馮保時時開解，不然則恐不能雙全矣。這日，張后在冷宮，想起今日乃是皇上萬壽，又值四旬，遂對太子說道：「今日正是你父四旬萬壽，天下臣民，皆來稱慶。若是我與你不曾被廢，今日不知怎生高興呢！」

太子聽了，含著一眶眼淚說道：「可恨奸妃狠毒，致使我父子不能見面。他日重睹青天，我怎肯與她干休！」說罷痛哭起來。馮保在旁勸慰道：「娘娘、太子爺，都莫要哭，朝廷豈無公論？且自寬懷忍耐而待之的好。」

說猶未了，忽聽叩門之聲。馮保出問何人，只見司禮監胡斌手捧節鉞說道：「皇爺有旨，特赦皇后、殿下二人，立即到綺春軒朝見，幸速前往。」張后與太子連望闕謝恩。旋有小內侍捧著冠服進來，張后與太子換了吉服，隨著胡斌來到。

時帝已在綺春軒等候，忽見張氏攜著太子而來。其時太子年已七歲，生得志氣軒昂。帝一見，不覺喜動顏色。皇后與太子俱伏於地下待罪。帝即下座，親手挽起後與太子，重新祝壽。

帝動了父子之情，不覺流下幾點淚來。張后道：「罪妾幽閉深宮，以為今生不能再見天日矣。何幸陛下突施格外天恩耶？」

帝慚愧笑道：「昔日之事，毋煩絮說，且言今日之歡。」此時筵席已備，太子親自把盞。帝大喜，與張后敘些舊話，直至月上柳梢，方撤之。是夕帝與張后宿於綺春軒內，令馮保侍護太子於青宮。

次日，帝令侍讀學士顏培源為傳，教習太子詩書，改綺春軒為重慶宮。卻且不題起改易之事情。張后亦不敢多言，百凡緘口而已。馮保打聽明白，才知是海瑞之力，即奏知張后。張后感激海瑞之恩，召太子入宮謂曰：「我與兒得復見天日者，皆海主事之力也。你當銘之五內，他日毋忘其功。」太子道：「兒當鏤心刻骨，將來圖報恩人就是。」暫且不表。

又說那嚴氏卿憐，得知皇上復召張后，特赦太子，仍復青宮，心中大怒。又見帝久不臨幸，未免驚憂，終日嗟怨，淚不曾乾。（原夾注：可知如此苦況，獨不思他人否？諺曰：「燒紅的火棒，拿不得兩頭。」就是此等人可笑。）乃修書一封，令人送與嚴嵩，令其為計。

嚴嵩正因女兒之事，心中憂悶，連日不曾上朝。忽然接到宮中書札，乃展視之，見寫道：女卿憐百拜，敬稟者：女蒙大人養，並荷提撕，得侍椒房，亦云幸矣。不意坐位未暖，忽有此變。今張氏與太子皆蒙恩赦，女料不日皇上必復其位。太子今已復居青宮，張后現居綺春軒，帝即改為重慶宮，觀此則可想矣。

雖不明言更復，其改名重慶者，蓋有自也。倘一旦復位，置我何地？當先思所以自衛之計，庶免不測之慮，惟大人圖之可也。書不盡贅，惟早決。謹稟。

嚴嵩看了，沉吟半晌，無計可施。自思皇上之意，卻要改復。未言者，是所不忍也。若不及早自衛，必有不測之禍矣。

及復書一札，令人持回。致復卿憐，叫她依書行事。

來人持回，卿憐將書即時拆開，細看其書云：覽閱來書，備知一切。但此事之禍機已伏，發在遲早，則未可料。其改重慶二字，乃重相歡慶之意。你宜早退舊地，乃讓正院於彼。則帝喜你之賢淑，而禍患盡息矣。你宜悉想，毋致噬臍。我與有榮施焉。此復，不盡所言，統惟早定大機可也。

嚴氏看了父親回書，自思讓位之說亦得。但我已在正院四載，今日復居人下，豈不被人恥笑？若不讓回正院與她，皇上必然有以怪我，此際更不可開交。左思右想，別無妙計，只得自作小奏一箋，令人持獻與帝。

帝覽其奏云：臣妾卿憐，誠惶誠悚，九頓謹奏：竊妾乃蒲姿柳質，謬蒙聖恩，持置正宮，受恩之日，心身未安。時以聖意過深，不敢固辭，忍隱五中，直至於茲。今恭逢皇上四旬萬壽，八方慶洽，所有囚徒，皆被恩澤。皇后張氏，太子某，皆蒙恩赦，俾得重沐恩膏。妾心數載之默祈者，一旦已酬。

今謹具寸箋，伏乞皇上鑒原，仍以皇后張氏復正昭陽。妾仍侍側，不勝幸甚矣。謹奏以聞。伏乞陛下聖鑒。妾卿憐臨池，不勝惶恐之至；帝覽奏即批其箋末云：覽閱來奏，不勝欣忭。具見卿賢恭德淑，洵堪嘉尚。

准如所請，著即日移居臨春院。其昭陽正院，著司禮太監王貞，即行灑掃。差禮部郎中侯植桐，備法駕恭迎張皇后復居故宮。其文武諸臣，仍往朝賀三日。欽此。

批畢，即令來人持回。嚴氏看了，即日移遷臨春宮去了。

王貞把昭陽正院灑掃一番，張燈結綵伺候。郎中即齊了鑾儀儀從，引領著到綺春軒來。早有太監們進了後冠服，張后穿了，望闕謝恩畢，隨即登輿，就有許多宮娥、侍女隨從。太子身穿吉服，腰懸寶劍，護駕而行。來到正院，一派音樂，迎入宮中。

禮部率領文武諸臣朝賀畢。張后傳懿旨，捲起珠簾，宣諭諸臣曰：「哀家前者因咎被廢。今蒙皇上重加殊恩，復正昭陽。你等皆宜忠君愛民為首，毋負至意。」眾臣領命。其時，海瑞亦列於內。張后看見，特宣上階諭道：「哀家今復昭陽者，賴卿之功也，特賜錦緞十匹，如意一枝。」海瑞叩頭謝恩。諸臣皆散，帝亦進宮，與張后稱慶，從此夫妻相愛如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李夫人思念家鄉，堅意要回潮陽。海瑞亦不便強留，便向張夫人致意：「我女年已及笄，必須婚配。今既回粵，彼此相隔數千里之遠。況我在京不知何日滿任，恐耽誤了親事。」

不若擇個吉日，就在衙中成親，甚為兩便。」李夫人應允。海瑞便擇了吉日，把女兒金姑招贅李受蔭為婿。不覺過了滿月，惟是沒有盤費打發他母子起程。

海瑞焦悶了數日，並無一策，忽然想起太子待我恩深，今值此憂感之際，何不修書，向他借貸少許？主意已定，遂即拂拭花箋，濃磨香墨，一揮而就。封緘完固，袖到青宮門首，候了半日，方見馮保出來。馮保見了，忙上前作揖道：「海恩公在此何干？」海瑞回禮道：「殿下安否？」馮保道：「太子幸托清安，現在太傅處唸書呢。」海瑞道：「在下有寸緘，敢煩公公轉致如何？」馮保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海瑞便在袖中取了書札，交與馮保道：「相煩即送，明日在下來聽回信。」馮保答應，各相揖別。海瑞回到本衙，對張夫人說知。夫人道：「此書一到，太子必然見允的。」

不說海瑞盼望佳音，再談那馮保接了書信，急急來到青宮，恰好太子放學，馮保即把海瑞的書札呈上道：「海恩公今日在宮門外遇了奴婢，先請問爺的安，次將書札交與奴婢，說是要面呈殿下開拆。」太子接了札展開，只見上面是：臣海瑞謹百拜，致書於青宮殿下。敬稟者：瑞因敝親家李純陽之家屬，即日回粵，苦無資斧，百貨莫應。敢冒昧敬乾，乞貸千金，俾得借資敝親回粵，不致流落京城，並故翰林之柩，得歸故土，以正首丘，皆賴洪慈所賜矣。

專布，並請金安太子看畢說道：「海恩人固已如此。但我一時沒有，怎生是好？」便向馮保問計。正是：惟有感恩與積恨，千

年萬載不成塵。

畢竟馮保說出什麼計策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